

大陸尋奇

變調的寒山寺鐘

●卜國光

張繼名詩千古流傳

一九九九年春，大陸友人寄我一函，內附其在蘇州城外寒山寺前所攝照片一張，背景為盛唐詩人張繼所作「楓橋夜泊」詩，我在覆信時順便敘述了寒山寺鐘聲的故事，被他送刊於當地「武進日報」的「陽湖」副刊上，「陽湖」在中國文學史上佔有重要的一頁，繼唐宋八大家之後，明代文學崛起「桐城」及「陽湖」兩派，桐城派重義理，文字嚴謹。陽湖派則把駢文與散文融為一體，成為清新的文體，很受讀者歡迎。所以「武進日報」以「陽湖」為副刊刊名，蓋因武進與陽湖在清代均屬常州府，入民國後，行省縣制，把陽湖縣併入武進縣，故而亦以「陽湖」的文學成就為榮。

我寫的「寒山鐘聲」原文是這樣的：

唐代天寶年進士張繼，一次途經江南名城蘇州，他坐的官船停泊在楓橋河畔，半夜裡忽聽到附近寒山寺的鐘聲，於是就作了一首詩：

「月落烏啼霜滿天，

江楓漁火對愁眠，

姑蘇城外寒山寺，

夜半鐘聲到客船」。

詩可敘事、訴情、寄興，並要在有限的字數裡，融會所見、所聞、所感於一體，

這首詩的第一、二、四句都是記敘見聞，有聲有色，只有第二句是作者所感，「江楓漁火對愁眠」，全在一個「愁」字上，把他宦海不如意的心情，表露無遺。

這首詩裡的「烏啼」，我一直以為是「烏鴉叫」，但據當地人說，「烏啼」是

一座橋的名稱，就在楓橋不遠處的同一條河上，但不知張繼當年作這首詩時，是否也知有這麼一座橋，或真的聽到了「烏鴉叫」聲？

究竟是何種情況，而今已無從捉摸張繼的本意了。

不過，張繼老年又過蘇州，也作了一

首詩：

「白髮重來一夢中，

青山不改舊時容，

烏啼月落寒山寺，

欹枕仍聞半夜鐘」。

這首詩好像全是感慨，舊地重遊，人生如夢，青山不改，烏啼月落，景色依舊，寒山寺的鐘聲也照常響著，只有他已兩鬢星霜，垂垂老矣。然而他的詩卻已成名，流傳千古，名揚四海。

日寇侵華搶走古鐘

一九三七年日寇侵華，佔我江南後，把寒山寺的古鐘搶走，搬回日本，並仿照這古鐘的大小、重量、形式，又鑄造了兩口新鐘。一九四五年抗戰勝利，政府派人赴日尋找，古鐘已不知所踪，只好搬回一口新鐘，仍掛在寒山寺的古鐘原處，當然這鐘聲也不再是張繼昔日所聽到的夜半鐘聲了。這事在當年的報紙上也是大新聞。

我的這篇短文在「武進日報」刊出後，就有鄉友來信說：「『烏啼』是橋名從未聽說過，只聽說江楓漁火對愁眠，這『愁眠』是楓橋對面的一座小山的名稱，我不禁啞然失笑，不知何者為是了」。

寒山寺已有新面貌

二〇〇〇年五月初我又接到大陸朋友來信，附來一些剪報資料，其中有廣州羊城晚報副刊「花地」上刊的一篇文章：「姑蘇城外寒山寺」，作者：竹林，記敘寒山寺近年的新景象。全文甚長，節錄其大要如下：

「月落烏啼霜滿天，江楓漁火對愁眠，姑蘇城外寒山寺，夜半鐘聲到客船」。

古往今來不知有多少遊客，（不僅是文人騷客）吟著這首詩。於春和景明之中，於寒風乍起之時：來到蘇州城西楓橋鎮上的這所小小寺廟，在裊裊香煙中升騰起思古的幽情：獲得一種不自覺的感悟。自詭叛逆傳統的摩登一族，也用著長髮高唱著「月落烏啼總是千年的風霜，濤聲依舊不見當初的夜晚」。生生把個楓橋古寺，搬上了ZKY，在現代的熒屏上長吁短嘆：歷代比張繼有名，成就在張繼之上的詩人很有一些，可是誰有張繼這般出鋒頭呢？只不過，究竟是張繼使寒山寺留名，還是寒山寺成就了張繼，倒是一個頗耐人尋味的莊周夢蝶的問題了。

當然一個地方，一處古跡，能使人經久不忘，自有其必然的原因。吳地早在春秋戰國時，就已發達。小小的楓橋鎮緊靠大運河，既是戰略要地，又是商業基地，因交通便利，盛產絲綢。其繁華決不下於著名的秦淮河。然而正如秦淮河的丰姿早已煙消雲散一樣，此間也只是作為古跡而聞名中外。那些日本遊客，每到中國的江南往往必來此處一遊。至於我們的海外遊子，生於斯長於斯的炎黃子孫，更要到這裡來看一看了。彷彿這寺、這橋、這鐘聲

、這流水便是中國歷史和我們的根之所在。

對於寒山寺，我無疑是慕名已久，但一直沒有機會前去瞻仰，而終於成行，是在一個春寒料峭的日子。雨後初晴：下車後我仰面一望，不由得吃了一驚，藍天下映入眼底的，竟是一座富麗堂皇的金塔！高高的塔尖，尖頂上的圓球，無不閃閃發光溢金流彩。看來這幾年真是國富民強，錢多得有點發燒，給寺塔也鍍上了一層黃金。

我匆匆前去，待走到一座廟門前，買了票進去，發現裡面只是一所不大的庭院，不大的幾間房子，陳列的一些再現古時楓橋的模型和圖片，別的什麼也沒有。我有點納悶地轉了一圈走出來，有遊人指點我說，這裡只是陳列館，而真正的寒山寺在那邊，要進去還得再買票，遊一次寒山寺至少有五處要買票。

我沿著刷得鮮黃的院牆往前走，不一會便到了懸有「古寒山寺」匾額的所在。果然這裡雕樑畫棟，氣勢非凡，連香燭也只能在門外的院子裡點燃，大雄寶殿內金碧輝煌、無煙無塵。釋迦如來：在一派寂靜肅穆中俯視著跪倒在功德箱前的芸芸眾

生。

忽然一群香客湧進，人手一隻黃布袋，清一色的五、六十多歲的鄉下老太太，清一色木然的表情彷彿無所希冀，而分明心底存著無限強烈的渴盼——她們一個接一個地在菩薩的金像前磕頭，長時間地跪拜，默默無限地久久祈禱。

我繞大殿走了一圈，只見兩側還供有鐵鑄的十八羅漢像，後壁所嵌的寒山拾得寫意圖刻石是出自清代畫家羅聘之手；而尤其醒目的是懸在殿後的巨大銅鐘一只，我以為是張繼夜泊時聽到的鐘聲便是它發出，一問才知此鐘非彼鐘。此鐘竟是日本人打造了送來的，不太遙遠的日本明治年間的工藝。

除此以外，我並未再見到特別的古跡。據說大殿後面的藏經樓裡，還很有些珍品的，但我並未進去。我走到外面，坐在一堵假山石上休息。正是中午時分，微溫的陽光照射下來。：藏經樓的兩側，朱漆欄杆的回廊左旋右轉，一邊通向鐘樓，一邊接著寒拾亭。我坐著心裡若有所失，也不知失了什麼，只覺得滿目的顏色太新太艷，所有的亭台樓閣太精緻太富麗。一個日本旅遊團蜂擁而上，又魚貫上了鐘樓——

那是要另外買票的；上去不久就響起了鐘聲「噹——」這也是要付錢的，撞一記五元吧！

張繼泊處異味撲鼻

五元的鐘聲讓我有點不忍卒聽。我被催著站起來走出寺角，想去看看楓橋，無論如何該有些古風古韻的餘味吧！

果然彎彎的石拱橋上高聳著一座牌樓，兩邊飛檐翹起，那中間黑色的「鐵嶺關」三個大字雄渾有力，氣勢奪人。：我興沖沖地往橋上去，卻被人攔住。原來上橋是要買票的。

買過票再過「鐵嶺關」，見楓橋其實是江南最常見的石橋，對岸住著一些人，沿街的房子高矮不齊，顯得灰濛濛的。果真平和寧靜中，帶一點古舊的色彩。：倒也不負楓橋古跡給人的聯想了，然而我站在橋頂低頭一望，卻見滿河流著的，是暗紅色的散發著異味的污水！

我一時有些不知所措：怎麼會這樣？怎麼會這樣？！我並非不知道星羅棋布的江南水網正在變黑變窄，可是人們已經開始治理和反思。而在這裡，這條曾經泊過張繼的客船，曾經映過西施的情影，曾經

淘洗過吳王夫差的一身征塵的滔滔古運河，可以因為過多的歷史積澱而變得渾濁、變得遲緩、變得枯竭乃至消失，卻不能如此這般滿滿蕩蕩翻滾著污濁的一江紅水。

這一刻我所體會到的已不僅僅是悲哀，可是我仍不甘心，我仍想尋找張繼夜泊的地方。倒也並不費事，抬眼望去，便見暗紅的水波拍打著的河岸上，寫著斗大醒目的三個紅字：「夜泊處」。

望著我心裡一陣激動，想到當初詩人的客船就停泊在此，當時也許秋風漸起，蕩漾的碧波已透出深深的寒意，卻更見清冽，更見溫柔。：但「夜泊處」畢竟令人流連，我快步過橋走向對岸，忽然一陣濃烈的臭氣撲鼻而來，轉臉一望，只見「夜泊處」的沿岸，齊齊貼近著這三個大字的，是三個滿滿的大糞缸。

毫無疑問，這糞缸是附近農家的財產。看來現代文明雖然把自然風光中的一份清純破壞殆盡，並用金粉裝飾了千年古塔的風霜，卻無意把世世代代的農民藏污納穢的一只糞缸消滅掉！然而即使如此，那糞缸也該挪個地方，至少不該對著張繼的「夜泊處」啊！

本想在此攝影留念的，這一下子興味

索然了。看來一切尋訪都只能在書中，在想像中，在詩與歌的音韻中。然而尋訪的人卻絡繹不絕，有虔誠的農民，有衣冠楚楚的華僑，還有一隊隊日本人：倒是江山易改，人性難移。農民燒香是祈求風調雨順，與千年之前沒有兩樣；華僑燒香是為了對祖先的膜拜，對生命之根的嚮往，亦或為生意事業的興旺發達；至於那些來自異國的日本人，除了好奇好玩之外，也許還有一種對宗教的寄託吧！

我捏著鼻子立在「夜泊處」，平心而論，此處水域十分開闊，大河套著小河，既曲折又坦蕩；只不過充滿春意的生命綠色少了一點，但也還不曾絕跡，有一株孤獨的楊柳立於河岸，在春風中搖曳著翠枝綠葉……

「噹——」寒山寺那邊的鐘聲又響起來了。不是在月落烏啼、漁火點點的夜半，而是在這陽光明媚的白晝。據說撞鐘能發財，所以儘管撞鐘需要花錢，而對於期望發財的人來說，是不會吝惜的，因此鐘聲每每不合時宜的胡亂響起，好在沒有了夜泊的客船，攜著銅臭味的鐘聲穿過「鐵嶺關」，與風中獨舞的楊柳對吟，倒也構成了姑蘇城外寒山寺的又一新景。

寒山拾得名家寫像

讀過前文，無限感嘆，白雲蒼狗，變得如此相異，然而；

一、究竟是張繼使寒山寺留名？還是寒山寺成就了張繼？表面看來好像張繼使寒山寺揚名千古。佛教自漢傳入中國後，建造的名寺古剎，不可勝數，寒山寺不過是其中的一個小廟而已；若沒有張繼的詩，又怎能名留後世？不過反過來也可以說：「寒山拾得顯神靈，鐘聲敲醒有緣人，張繼夜泊楓橋下，吟詩傳誦千古情。」古往今來，聽過這鐘聲的人，何止萬千，若非張繼有緣，又怎能成為歷史上的一段佳話？

二、史書記載：江南運河之功，始於吳王夫差，隋唐北宋續鑿，而大成於元代，明清兩朝踵而治之，南起自浙江杭縣，北至河北天津。論者謂自成此河，不特便於轉運，南北文化亦藉以獲得調和。不過，近代鐵公路興建後，大運河的運輸價值已不堪一顧了。

三、傳說寒山拾得是唐朝浙江天台山國清寺，在廚房裡劈柴挑水的兩個和尚，與該寺的丰干寶禪師被稱為三聖、三隱。

但不知寒山拾得何時又轉到這蘇州的小廟？也不知道這廟建造的確實年月？只見寒山寺大殿內的牆壁上，有清代畫家羅聘所繪寒山拾得的寫意圖刻石。所謂寫意圖，即此畫像，並非寒山拾得的真面貌，是畫家憑空想像的作品，羅聘是清代雍、乾年間的名畫家，為「揚州八怪」之一。想必他也是被張繼的詩句所感動，才答應寒山寺方丈的請求，作此寫意圖的。

編輯報告

編者

△本誌四〇二期第二十頁下欄第一行應為「喪心病狂『恬』不知恥……」誤為「……『忝』不知恥……」特此更正，謝謝孫如晨先生來電指正。

第四十頁照片②說明應為沙學「浚」教授，誤為沙學「俊」，謝謝熱心讀者來電指正。

△本誌四〇四期一三九頁中欄倒數第七行應為：門生：李吉「瑞」誤為李吉「陽」，第一四一頁中欄第九行應為：演出「武松打『店』」誤為「武松打『虎』」，特此更正，敬請讀者注意。